

我和我的祖国 百年万人

12



上世纪50年代，王文娟排演《则天皇帝》，将故事重心放在武则天致力改革的政治家身份上。这既尊重历史，又具时代视野，得到学者与业界肯定。



为演好林黛玉，王文娟悉心研读原著《红楼梦》。往往台本中一笔带过的部分，她也要为角色表演设计多个层次的情感变化，力求在舞台上呈现饱满人物。



2016年，王文娟在王派专场演出中登台，演唱了亲自谱曲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让越剧迷为之惊艳。（均上海越剧院供图）

王文娟：让《红楼梦》飞入寻常百姓家

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

连着几年登门拜访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，今年难得她小恙初愈走出家门，记者便随她参与上海越剧院离退休职工的新春联欢活动。虽是寒冬，但赶上正午阳光，老艺术家们围着93岁高龄的王文娟轮番问侯，暖意融融。

在黄浦江的游轮之上，望着外滩沿岸的摩天大楼，她偶尔出神，感慨许多年来没来外滩走一走，上海的变化竟是如此之快。十六铺码头，如今外滩的观光游轮码头，曾是上海的水上门户。多少怀揣梦想的异乡人，从这里踏上这

座开放与包容的城市，用勤劳与智慧闯出一片天。102年前，越剧在上海的第一声也从这里唱响。13位“小歌班”男艺人在十六铺码头的“新化园”挂牌演唱《蛟龙扇》，可惜以失败告终。而此一批女艺人，接续前辈的梦想，以“女子越剧”的崭新面貌站稳脚跟。

81年前的盛夏，也是在这里，12岁的王文娟从老家嵊州划溪完成了她踏入上海的第一步，进而立足、成名、成家、立派，让越剧传唱全国、走出国门。她的勤勉与自强，是一代女子越剧人争取女性独立的缩影；她

的勇气与担当，在枪林弹雨中为抗美援朝前线带去和平与希望；她的开拓与创新，为几代人留下《红楼梦》《追鱼》《春香传》等佳作，将文学经典通俗化，也让民间传说唯美，成为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。

王文娟虽已告别舞台，但越剧已有了第十代传人，经由他们的演绎，《红楼梦》又在过去一年间刮起席卷全国的“红楼热”。如江上清风吹起层层涟漪，“王派”艺术也得以绵延不息。



【人物档案】

王文娟，1926年12月生于浙江嵊州。上海越剧院艺术顾问、国家一级演员、“王派”创始人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“越剧”代表性传承人，曾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、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团长。代表剧目有《红楼梦》《追鱼》《春香传》《忠魂曲》《西园记》《孟丽君》《则天皇帝》等。其中《追鱼》《红楼梦》分别于1959年和1962年被摄制成戏曲艺术片；上世纪90年代，还拍摄了10集越剧电视剧《孟丽君》。

由她创立的“王派”朴实中见华彩，擅于以不同曲调、多种板式组织成套唱腔，细致而有层次地揭示人物内在感情的细微变化。其中，她所塑造的林黛玉尤其深入人心，成为几代中国观众心中永远的“林妹妹”。2017年，她与傅全香、徐玉兰三人共同获得第27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终身成就奖。



▲王文娟是几代中国观众心中永远的“林妹妹”。

▲王文娟寄语：“祖国给我们越剧持久的生命力！”

身段技巧，动作行云流水又充满紧张感，观众看得十分入迷。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排演节目，其意义不言而喻，推向市场后也大受观众喜爱。看惯了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观众，对于这样一出借古喻今的原创新作感同身受。《信陵公子》一连演满138天，足足256场，创造当时越剧剧目连续上演日数的最长纪录。

1951年，越剧界组织联合义演，这一次，不再只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前线将士。众越剧姐妹再一次携手，合力捐献一架“越剧号”战斗机。戏码从传统戏《杏花村》《梁祝哀史》，一直演到现代戏《白毛女》。那时的“喜儿”王文娟不会想到，三年后，她们这群被周总理戏称为“上海小姐”的越剧人，会参军亲上战场，唱着越歌跨过鸭绿江，与“最可爱的人”并肩。

一行演员之中，王文娟胆子算最小的，从前雷雨天气也会提心吊胆，但她在炮声隆隆、敌机盘旋的战场，别说是害怕，就是半分的犹豫也没有。她说：“当时被战士们高涨的爱国热情所感染，身处集体之中深受鼓舞，可是要在服装、音乐、表演中既要保留朝鲜民族风味，又要兼顾越剧的演剧风格，王文娟与同行在服装、表演以及音

乐上做出不少探索和创新，开戏曲搬演朝鲜剧目的先河。此后，王文娟的“春香”更是被京剧艺术家赵燕侠、评剧艺术家新风霞、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所参照移植。

别看王文娟平日内向寡言，骨子里却有一股闯劲儿，细数她的代表作，无不是敢为人先的创新之作。一出《追鱼》，本是为其他剧团打造、后来没拍中被束之高阁的“遗珠”，王文娟偏偏“挖过来”。她看中的，正是别人没底气的——演出越剧舞台上鲜少的神经角色“鲤鱼精”。剧中她专为“鲤鱼精”设计的一段武打身段，不仅把童年打基础的武功拾起来，又拓宽了越剧日渐固化的“风花雪月”演剧风格。一出《则天皇帝》，她又一个转身，成了豪迈果敢的女皇武则天。创作中，她不以武则天前半生的奇情为噱头，而是遵照事实，着力展现她作为政治家任用贤能、纳谏改革的一面。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，作为献礼剧目人喊难读的文学经典《红楼梦》，王文娟的口气更是硬——“演不好，头砍下来！”

回想起来，这军令状立得和林黛玉气质南辕北辙，可王文娟心里，却绝不是头脑一热的莽撞——林黛玉丰富的个性，独特的气质，对演员来说太有诱惑力了。文化底子薄，并不阻碍她悉心研读原著给出自己的理解。“林妹妹”经常被作为孱弱敏感的代表词，可王文娟却用“真诚”定义她。“有人说她说话刻薄，其实是她长期寄人篱下，内心渴望关爱的表现。”联系自己初到上海学戏的情境，王文娟在情感上有了共鸣。

然而只有真诚还不够，她希望用丰富的表演层次来展现人物的心理变化。还记得一场戏中黛玉听到宝玉对她讲“林妹妹从来不说这种混账话”后，她“又喜又惊，又悲又叹”。这喜、惊、悲、叹四字如何在舞台的一瞬间呈现？王文娟设计了一整套身段：先随音乐完成一个富有感情的转身，接着缓缓背手，再不疾不徐地退步，以此展现她如获知音的内心起伏，将感情倾注在脚步变化之中。而到了“黛玉焚稿”这场重头戏，她又原着中的几句话，演绎成一段经典唱段。虽戏中角色已是病人膏

肓，但王文娟选择以悲愤决绝的状态演绎“我一生，与诗书作了闺中伴”这段唱。“林黛玉是弱者，是被牺牲者，但又绝不只是哀怨和眼泪，吃醋和小性。她是冰山下的火种，是一个诗意的灵魂面对黑暗现实的不屈反抗……”在王文娟看来，越剧《红楼梦》虽将百万字的巨著浓缩为以宝黛爱情为主线的故事，但决不是简化文学经典的内涵，如果把林黛玉演成一个被情人抛弃的弃妇和怨妇，无疑损害了人物的风骨和格调，也就失掉了经典的魅力。

或也正是因为兼顾大众审美趣味，又能准确把握文学经典内涵细致表达的缘故，这部越剧自首演至今逾一甲子仍盛演不衰。而那部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同名越剧电影，更是引发全国观演热潮，影响几代人。可以说凡有井水处，皆唱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。

如今告别舞台，可她的表演理念依旧走在时代前沿。2016年“王派越剧专场”，她有志引领越剧演唱古诗词的风潮，亲自谱曲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让不少越剧迷为之兴奋，把她的现场表演录下来在网络广为流传，就连老越剧人也坐不住，纷纷致电向她讨要曲谱。

去年“王派”第三代传人李旭丹举办个人专场，她就给这位青年演员提供了创意——在台上挑战30秒切换切换人物。后辈想犯难看旗袍把经典唱段“攒一攒”，王文娟教育她：“台下做人要‘简单’，台上演戏要‘复杂’，如果不扮上，只是定点站在那里唱几段，你和观众‘大眼瞪小眼’，效果肯定不好。”王文娟的人生哲学一如她创立的唱腔，虽是朴实平易之语，却蕴含丰富多变的舞台张力。

循着表演惯性，怎么省事儿怎么来，从来不是王文娟的风格，越是有挑战，越要迎难而上。如今她也希望晚辈后生在学习“王派”唱腔和表演风格之余，继承这种敢于创造创新的劲头，“对于没做过的东西，不要先急着否定，没试过怎么知道？”

从尝试开始，以真情示人，留经典存世，这便是“林妹妹”王文娟寓华彩于朴实之中的越剧人生。

记者手记

“林妹妹”依旧是那个“林妹妹”

王文娟一身鲜红羽绒服，脚蹬黑色运动鞋，虽拄一支登山杖，却步履稳健，精神矍铄。在十六铺码头，眼下一群老同事、老搭档从远处走来，她便在寒风中耐心等待。她有着老派艺术家的一贯作风，无论老幼，待人皆是亲切周到。多年未见，一位老同事远从深圳赶到上海，二十多年没见，不免忐忑：“王老师，您还记得我吗？”只见王文娟头一扬：“怎么不记得！你是……”一段往事随之脱口而出，两个人拥在一起。到了用餐时分，更不等别人照顾她，她先起身为同桌人夹起了菜。

难得出行，她不忘为已故老搭档、“陆派”创始人陆锦花的纪念演出“助阵”，录制一段访谈视频。虽然工作人员此前请她随意些，“想到什么说什么”，可她还是专门准备了两页纸的稿子，任光前流进，“林妹妹”依旧是那个“林妹妹”。

她甚至还有童心未泯的时刻。新春联欢活动上，工作人员为每位老人准备了小猪玩偶，拿起一只红色小猪，王文娟露出欢喜之情，捏捏了一下小猪鼻子，转头告诉记者：“我的外孙属猪，等他回来，我要送给他。”

任光前流进，“林妹妹”依旧是那个“林妹妹”。

新中国让女子越剧人 为自己的艺术人生掌舵

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似一朵轻云刚出岫……”，这是越剧《红楼梦》里宝玉初见黛玉为天人的一段唱，也成为林黛玉饰演者、端庄娟秀的王文娟一生最为人所熟知的形象。

可谁曾想，1926年一个雪天里，刚出生的王文娟却是另一番模样——瘪嘴、小眼睛、扁面孔，尚不见江南女子的灵秀眉目。不过，由于子女的接连夭折，父母十分疼爱作为长女的王文娟，甚至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，仍然送她去断断续续读了三年书。一点文化底子，加之平日看戏有样学样的基本功，成了她日后随表姐竺素娥闯荡上海滩的敲门砖。

竺素娥长王文娟十岁，当时在江南地区已是响当当的“越剧皇帝”，自然也就成了她的启蒙老师。学了半年后，王文娟便以“小小素娥”的名号主演《投军别窑》。别看她平日文文弱弱，可到台上却很机灵，对当时通行的半即兴“路头戏”应付自如。仅用了六年时间，王文娟就从小学员一跃成为可以在剧中担当第一女主角的“头肩旦”。可即便唱红成名，她还是感受到处处不自由。

王文娟感慨道，当时的演员受制于戏班班主、剧院老板，拿的是包银，不能参与票房分成，沦为他们的“摇钱树”。普通演员只能在地板上打通铺，竺素娥、姚水娟这样的名角也不过是一张自备的行军床。而遇到歇夏、封箱，演员就被“赶出来”，自己找地方吃住。至于和谁搭档、演什么剧目，更不得自己。还记得抗战胜利前夕，她随一个班主到南翔“跑码头”。遇到奸奸道道子点了低俗色情的戏要她演，她不得不亮出罢演走人抗议。这样艰难而缺少尊严的生活，不幸者如筱丹桂，虽有“越剧皇后”的盛名，却被“戏霸”老板张春帆强行控制，台上被迫演出庸俗戏码，台下被克扣薪资，甚至还要遭致他的打骂。不堪凌辱，年仅27岁的筱丹桂服毒自杀。弱女子无依无靠，不少人便在唱红之后心生退意，选择嫁人离开舞台。见此种种，王文娟却很坚定，面对各种诱惑无奈与利诱威逼，她选择坚守舞台，并将一家人陆续接到上海生活，并供弟妹在上海读书。

抗美援朝前线，听声音就知道飞机有没有带弹

扛过黎明前的黑暗，能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站稳脚跟，除了及早继续进行戏曲改制，王文娟所在的玉兰剧团还有一个秘诀，那就是主创班底能够紧贴时事背景，同时也会根据演员的风格特质、观众反馈来创作。比如上海解放之际，剧团排演了《风尘双侠》，王文娟出演敢爱敢恨、勇于抗争的“红娘子”。1950年12月，徐玉兰与王文娟更是排演了一出轰动一时的历史剧《信陵公子》。

这出戏取自《史记》故事，讲的是信陵君深明大义，晓得唇亡齿寒的道理，在秦国将一举吞并赵国之际，用计窃取魏国兵符，在邯郸大破秦军的一段历史。徐玉兰饰演足智多谋的信陵君，王文娟这一次扮演的足智多谋的如姬，与信陵君里应外合，灌醉魏王，完成任务。角色塑造中，王文娟设计了一系列水袖和“卧鱼”等

